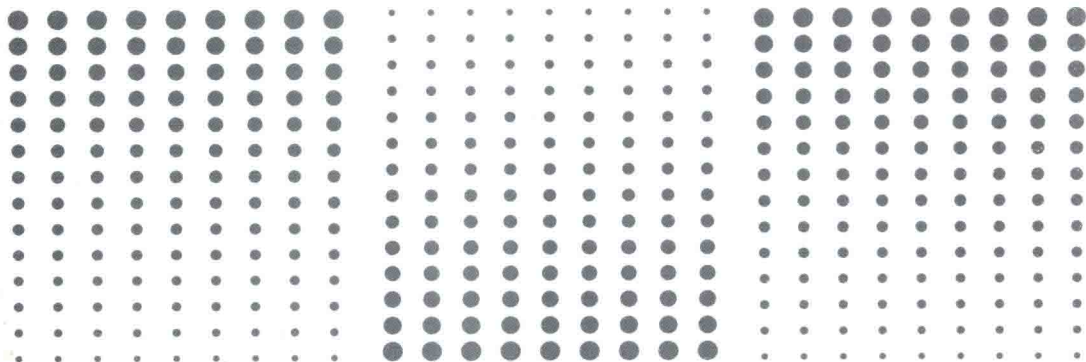


[英] 杰里米·希尔默 著

储智勇 毛兴贵 译



►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应奇 刘训练 主编

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Popper

Jeremy Shearmur

海外借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POPPER

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

Jeremy Shearmur

[英] 杰里米·希尔默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储智勇

毛兴贵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 / (英) 希尔默著; 储智勇, 毛兴贵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9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 应奇, 刘训练主编)

书名原文: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Popper

ISBN 978-7-5534-8335-1

I. ①卡… II. ①希… ②储… ③毛… III. ①波普, K. (1902~1994)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1681号

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

著 者	[英]杰里米·希尔默
译 者	储智勇 毛兴贵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史俊南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ISBN 978-7-5534-8335-1

定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709231)

Jeremy Shearmu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Popp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献给 **Colin, Mary 和 Pam**

出版说明

波普的理论体系相当宏大,“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个哲学家,具体来说,他是个研究知识和科学的哲学家”,而且波普哲学融合了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社会与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宇宙论,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以后西方哲学中少有的庞大理论体系之一”。本作品是英语世界介绍波普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对波普的主要政治哲学著作及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做了深入的剖析与定位。

当然,我们翻译引荐这部作品,主要用之进行学术研讨和商榷的镜鉴,对其部分观点和文字我们应持批评和拿来主义态度,作品中对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的解释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能够借鉴吸收其有益的建设性的部分。

另,本书编辑说明如下:

一、本书边码对应原书页码;

二、本书中黑字为着重强调原文即有。

中译本导言

首先,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出版中译本。其次,我要赞许本书译者为之付出的努力。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储智勇发起了这项翻译计划,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已离世而无法看到此译本的出版。我还要特别感谢西南大学的毛兴贵为此译本付出的艰辛劳动。为了确保正确理解我想表达的观点,他向我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另外,他也让我注意到英文版中存在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错误,并使我得以改正。他为这项任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真的为此感到荣幸。

本书关注的是波普的政治哲学。它描述了波普著作的诸多特征,但是也提出了它们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批判性讨论广泛利用了波普的著作,也利用了一些其他材料。因为本书的读者可能不太熟悉波普的著作,我似乎有必要在这篇导论中对他某些最基本的观念做出解释。

一、波普的核心观点

波普对哲学诸多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兴趣,他的政治思想综合了他一般性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以及对政治所做的更为具体的反思。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波普更具一般性的哲学方法。

波普因为他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而著名。他非常赞赏科学,但他强调说,即便我们最好的、最确定的观念也是可错的。他指出了牛顿的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被爱因斯坦的理论取代和改进的。牛顿的理论曾经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它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根据定义就是正确的。波普强调,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产生于独创性的、解决问题的尝试以及对这些尝试所做的批判性评价,就科学而言,这种批判性评价就是经验检验。在波普看来,这种说法在社会事务领域也是正确的,而且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富于独创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任何人都可以在批判性评价这些解决办法方面发挥作用。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波普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地方。但是有几点值得强调。首先,尽管波普强调经验检验的作用,并且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但他也认为,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关于我们所见之物的主张可能会受到我们的背景知识和我们所赞成的理论的影响。在这里,他强调要让我们的观点向他人的批判性评价开放。他具体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基于主体间关于检验结果的共识来评价我们的观点。然而,在波普看来,这些检验陈述本身也是可错的,应该向再评价开放。第二,在波普的后期著作中,波普更加强一个观点,即当我们不能检验我们的理论时,让它们向他人的批评开放仍然很重要。结果,他说明了哲学观点可以如何向理性评价开放。另外,波普接受了巴特利(W. W. Bartley III)的建议,他认为,他自己的方法的特征不在于强调对主张的证成,而在于强调主张应该向批评开放,强调这种批评对于主张的意义。最后,在波普的后期著作中,他强调“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在科学中的作用。“形而上学研究纲领”是指这样一种观念:科学研究可以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涉及我们试图在自然中找到的关系,涉及我们试图提出的种种因果理论。波普强调,从历史上看,这些观点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很重要。他声称,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这些观点之间

都存在着持续的竞争。他还指出了自己在下述问题上的纲领式观点:在何种意义上科学可以因为采取一种强调或然性“倾向”(probabilistic propensities)的方法而受益。

由于这些观点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波普政治思想的背景,所以是有用的。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又有哪些呢?在这里,我提出四个主要的观点。

第一,波普强调所有政治知识的可错性,也强调下述观点的重要性:关于公共政策的观点原则上应该向所有公民的批评开放。正如我前面所指出,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提出有用的建议来处理公共政策问题,但波普强调,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就政策的实际运转提出一些中肯的问题(波普称这一命题为“人类的理性统一”)。

第二,如何看待公共政策的议程?波普清楚地意识到对此存在着分歧。在他写作的时代,欧洲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一场重大的争论。对于何谓一个美好社会,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对方的理想是成问题的。波普指出,尽管不同观点之间的批判性讨论富有成效,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但我们可以通过要求人们集中于什么是他们看来不可接受的事情,并考察对此可以达成多大程度的共识,从而得出公共政策的议程。(比如,对美好社会的看法各异的人们或许都会赞成,儿童面临饿死、弱者遭受奴役、公共交通人满为患且经常晚点等等是不可接受的。)这些观点有时候被称为“消极功利主义”,即政府应该关注于消除苦难,而非提升幸福。不过,当波普讨论这些观点时,他并非仅仅提到苦难,他还提到了不正义。另外,他坚定地认为,对于什么东西可以使一个人和他的朋友幸福,个人可以采取他自己的观点。有些批评者指出,波普对国家行动的恰当范围的看法过于狭隘了,这些批评者中包括一名英国保守党议员爱德华·波义耳(Edward

Boyle) 爵士。^① 波普对这些批评做出了回应,他赞成国家提供学校和公共图书馆这样的东西。

第三,波普强调个人的道德重要性,也强调消除可以避免的苦难的必要性。他支持一种他所谓的“保护主义”观点。他所谓的保护主义不是指经济上的保护主义,而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即个人应该受到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法律保护。保护的内容包括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东西,不过还包括免受经济剥削的自由。尽管波普被有的人当作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而且,尽管他认为消费者的选择很重要,但他还认为,公民的福利应该受到保护,他甚至赞成一种靠税收来维持的基本收入。波普强调国家在保护个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康德观点的影响,波普的进路使得他很接近于最近一些赞成一种“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学者,比如菲利普·佩迪特。^② 波普所坚持的一个观点很好地表达了这里的关键问题,他坚持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依赖于他人的善良意志,而不是依赖于国家权力强制实施的法律保障,那么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

在我看来,这些有关个人自由的观点最好被看作是在提供一个背景,一个实施关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议程这个问题上的建议的背景。我们认为,这些关于个人自由的观点暗示了一个受法律保障的权利的框架(a framework of legally guaranteed rights),不过波普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是如何实施这些观点呢?这把我们带向了我要提出的第四个观点。

第四,波普强调他所谓“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

① 见 Lord Edward Boyle, "Karl Popper's Open society: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74, pp. 843-858 以及波普的回应, "Lord Boyle on the dualism of facts and decisions in *The Open Society*", pp. 1153-1158。

② Philip Pettit, *Republic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译本参阅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译者注)

neering)的重要性。根据这个观点,由于我们的知识是试探性的,也由于政策措施可能具有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后果,所以社会改革的尝试应该是试探性的,那些从事社会改革的人在改革引起问题时要乐于学习。波普强烈批评大规模的社会计划,他批评试图通过清洗画布从头开始来从事改革的做法。他发现,在他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到激进的左派——那里都有这种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在波普看来所有的改革尝试都必须是小规模的。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观点都是可错的,如果它们出了问题,我们要乐于学习,并对所发现的问题作出反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为发现问题作出贡献。

波普对他所谓的“整体主义”社会工程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批评。就此而言,他批评了下述观点:我们应该首先对什么是最好的社会有一个整体设计,然后我们再去实现这个社会。在波普看来,这种方法是“乌托邦式”的方法,他对那些赞成这种方法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波普所批评的是他写作的时代那些赞成对社会进行大规模“计划”的人。今天,有人可能想知道,他的批评是否也可以适用于那些追随罗尔斯的理论家,他们希望在考虑具体改革建议的利弊之前先在“理想理论”层面上解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前期观点和后期观点存在某些差异,这些差异对于我这本书来说非常重要。我在这里要提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波普对什么东西是对理性评价开放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当他写作《科学发现的逻辑》时,他意识到自己持有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是当时,他不知道如何捍卫一个观点,即它们是向批判性评价开放的。(尽管波普不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但他与他们有很多交往,他也完全知道他们对所有形而上学理论的批评。)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我们可以说,对波普而言,被认为向理性评价开放的命题是经验命题、数学和逻辑命题以及方法论的观点。比如,让人吃惊的是,在那本书中,波普强调,各种形而上学观

点可以被重新解释为方法论的建议,并这样来评价它们。波普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科学目的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实在论与约定论之争。波普赞成实在论,就是说,他赞成旨在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些理论。不过他也乐于承认,一个人对科学的目的持一种非实在论的观点也完全是可能的。波普尽管明确地说自己赞成实在论,并解释了他为什么持这种立场,但他又指出,一个人到底采取哪种观点,这是一个向选择开放的问题。然后他主张,如果一个人是一名实在论者,那么他支持的方法论观点就会不同于非实在论者所支持的方法论观点。波普认为,实在论者应该支持大胆的、猜测性的以及具有高度可检验性的理论。而非实在论者应该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在试图适应新的经验时尽可能少地改变我们现存的理论观点。波普的前期著作自始至终强调,要在对科学的目的所持的不同看法中作出选择和决断。在我看来,波普在《开放社会》中强调我们对价值的选择,这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在《开放社会》中,波普还强调,要把理性的态度看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们要通过与他人的讨论来学习。在他于1950年代期间写成的文字——这些文字最终于1980年代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后记》分三卷出版^①——中,波普提出,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被看作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也可以得到理性的评价。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就已经指出,某些形而上学理论可以在启发科学发展的灵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后记》中,他不仅阐述了一种与理性评价形而上学主张有关的理论,还提出了一种他所谓“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理论。他描述了具体的形而上学理论对于科学观点的提出方式为什么具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对于或然性“倾向”为什么可以指引科学的未来发展,波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① 这篇《后记》由 W.W.Bartley III 编辑,分别以 *The Open Universe*, *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 和 *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为书名出版。

法。^① 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既可以将它看作波普“批判理性主义”向经验以外的领域的延伸,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提供一种不同的方法——而且是更富理性主义和多元主义色彩的方法——来处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讨论的“范式”问题。^②

波普思想中这样一个发展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波普的思想,主要是因为波普自己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提供了哲学论证。如果一个人不能说明这样的论证本身如何得到理性的评价,这似乎是一个弱点。由此所引出的问题也在巴特利的著作中得到了讨论,他强调,根据波普的观点,关键的问题不是要去证成我们的知识主张,而是,我们的试探性理论应该向批评开放。^③ (这是一种波普自己也会乐于接受的解释。)在这本书中,我指出,这种方法甚至可以延伸到伦理学中,不过我也注意到,这将与波普自己的某些文字相矛盾;我在一篇近作中试探性地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④

关于波普前后期思想之间的差异,我这本书还涉及另外两个相对次要的方面。一方面,波普在《开放社会》中强烈地批判他所谓的“本质主义”。他在这个名目之下所批评的东西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但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可以被解释为是在对社会科学中那种马克思主义科学实在论提出异议。波普随后提出了介于本质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的“第三种观点”,当他发现这种观点被人描述为“修正的

① 对此,见 Popper, *A World of Propensities*, Bristol; Thoemmes, 1990。

②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中译本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

③ 比如,见 W.W. Bartley, *Retreat to Commitment*, New York; Knopf;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2; second edition,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4。

④ 见 Jeremy Shearmur,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Ethics", in *Rethinking Popper*, ed. Zuzana Parusnikova and Robert Cohen, Dordrecht and London: Springer, 2009, pp. 339-355。

本质主义”时,他并没有感到不高兴。^①“修正的本质主义”强调一个观点,即就算我们不声称我们可以发现“终极的解释”,我们也可以以发现事物表象背后的结构为目标。在这本书中,我认为社会科学也可以采纳这个观点,如果采纳了这个观点,我们就要对波普在《开放社会》中对“本质主义”所做的批评进行一定的限定。

另一方面,正如我在本书中详细讨论过的那样,波普在《开放社会》之后写了一篇有趣的论文,即《论一种合理的传统理论》。^②在这本书中,我指出,波普在那篇论文中对传统所提出的一种(与《开放社会》相比)更加肯定的观点可能会给他的“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带来问题。

二、开放社会的问题

波普是开放社会的捍卫者。但是他并不认为开放社会没有自身的问题。实际上,在他看来,从柏拉图的时代一直到他写作的时代,开放社会都面临着一些真正的困难。他认为这些困难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而且并不容易解决。就此而言,他强调他所谓的“文明的张力”。他关注的是,一个开放社会中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他尤其关注那些怀着对更为传统的共同体中的生活之记忆的人。波普也强调开放社会所具有的一个他所谓“无父亲”(fatherless)的特征。就是说,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发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波普认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抗——在不同的环境下,从柏拉图的时代到他自己的时代——导致了人们拒绝开放社会。他们

① 对此,见 Popper, "The Aim of Science", in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195.

②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1948), 本文作为第四章重印于波普的《猜想与反驳》。

寻求这样一种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可以恢复一种更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且有望把责任从作为个人的他们身上转移到聪明的领袖身上,或转移到历史法则的身上,这些历史法则表明,我们的政治方向不是一个由个人的道德选择来决定的问题,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内在于历史进程当中。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主要通过批判柏拉图和马克思的观点来发展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十几岁时(他是个思想早熟的人)就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一度作为志愿者在奥地利共产党的办公室里工作过。^①正如他经常解释的那样,当他看到共产党策划的一次游行导致了許多工人死亡时,他开始强烈地反对这些观点。然而,波普对马克思的批判还不止于此。因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有重要影响。在波普看来,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有效地反抗专制的保守派和纳粹分子。波普在《开放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方法的某些方面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在思想上对马克思的批评,以及他认为应该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当中吸取的教训。

柏拉图的角色更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正如他在其《极权主义理论》一文^②中所解释的一样,当他研究他非常崇敬的柏拉图时,让他感到震惊的是,柏拉图对社会变革的反应以及对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反映与希特勒对当时社会的反应有某些相似之处。波普对柏拉图的批评使得他能够去反对当时的政治反动派觉得很有吸引力的一些观点。总体上,波普开始相信,对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柏拉

① 对此,见 Popper, *Unended Quest*, London: Fontana, 1976, and Malachi Hachon, *Karl Popper: The Formative Ye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这篇文章写于 1946 年,第一次出版于 Karl Popper, *After The Open Society*, ed. J. Shearmur and P. Turner, London etc: Routledge, 2008。这部文集包含了波普许多之前未曾发表的或零散的政治作品,我这本书参考了其中的很多文献。

图的欣赏——他自己也很欣赏柏拉图——导致人们提出了一些对柏拉图政治学有偏见的解读,从而对柏拉图的政治观点给予了不恰当的赞许。波普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的著作引起了极大争议。^①

然而,波普的批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波普著作受到的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批判,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则来自于德国哲学家李奥纳多·尼尔森(Leonard Nelson, 1882—1927)。尼尔森复兴了弗里斯(J.F.Fries, 1773—1843)的哲学,弗里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康德进行了重新解释。波普与哲学家朱利耶斯·克拉夫特(Julius Kraft)是好朋友,他们围绕康德哲学、弗里斯的著作和尼尔森的著作中的问题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讨论。^②这一点在波普的《知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和《科学发现的逻辑》中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尼尔森也对波普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开放社会》的读者会发现,波普对“民主悖论”的讨论就提到了尼尔森的著作。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一个事实,即尼尔森在一战刚结束那几年重新解释了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并将这种重释看作是为他自己的时代提供教训。他批评民主,相反,他为一场致力于某些理想的政治运动辩护,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一个人能否晋升到领导职位,要看他在一个组织内部——比如,像军队或罗马天主教这样的组织——是否有效地推进了相应目标的实现。^③

① 柏拉图专家至少写了三本书来反对波普的解释,包括 G. de Vries, *Antisthenes Redivivus: Popper's Attack on Plato*,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52; Richard B. Levinson, *In Defense of Plat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and John Wild, *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波普在《开放社会》后来的版本中回应过 Levinson; 在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一书中讨论了 Wild 的批评; 以前一篇未曾发表的回应该 de Vries 的文章收录于 *After the Open Society*。

② 对此,见 Popper, "Julius Kraft 1898—1960", 收录于他的 *After the Open Society*。

③ 对于这些问题,一本很有用的尼尔森文集是他的 *Politics and Educ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28。